V
B962
W95

册 3
卷 5-7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五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山陰同寅徐良輔校

二程說書學庸

唐彥思見程子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須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鄒德久見程子子曰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明道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見知所止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人之學莫大于知本末始終致知在格物所謂本也

遍求大是難事

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理還便見諸理否曰須是遍求雖顏子亦只是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580875
Je. 11, 1940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物我一理纔知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之始得

唐彥思問如何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其遲速却在人明暗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意誠自定定則心始正始學之事也

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未至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如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又問知本止說聽訟一節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

唐彥思問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要

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言無只是不以此動耳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尹彥明問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曰如何彥明曰莫只是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或問康誥若保赤子曰今毋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為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為杖直當日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夫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能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于子思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說道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善讀中庸者讀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

中之理至矣中則不偏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性也人之生也直意盖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至下文始曰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

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也。為其偏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可以馴致也。

游定夫問伊川曰戒慎恐懼便可馴致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復問伊川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顯道曰既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豈不錯了

人所不覩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乎

人只以耳目見聞為見顯所不見聞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見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而知之豈不見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人不可欺

也且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皆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乃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亦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為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此論其理宜如是彼顏淵夭盜跖壽何以稱為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健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然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含喜怒哀樂在其中

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

思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又問在中之義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曰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只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矣怎生言靜人以為復其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非也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安得謂之靜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

是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或曰未發之前下靜字下動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學者莫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重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事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冕旒蔽明黈纊塞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曰當敬時雖見聞亦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矣但中其節則謂之

和

與叔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諭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伊川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論其同不容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命也性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

與叔曰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着處

與叔問以赤子之心言中伊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與叔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先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先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先生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

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君子之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無忌憚與戒慎恐懼者異矣

小人無忌憚小人更甚中庸盖小人不主于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顏子擇中庸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則在學者自加功夫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授受不親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季明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

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于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國有道不變塞焉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問聖人亦何有不知不能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于事有所不遍知不遍能也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盡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豈可責聖蓋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

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可以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于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體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鬼神二字雖聖人不以為無何可執得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曰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是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問有鬼神否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有言鬼神於伊川者伊川曰君曾親見耶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夫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化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不異豈學之不可至耶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

不知天則于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能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知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親為急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者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得不得

明道曰體群臣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

明道曰中庸言誠便是神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于内者謂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至誠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參賛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

明道曰至誠可以賛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致曲不要說來大

其次致曲者學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者不異故君子莫善于學莫害于畫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誠者物之終始猶俗云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智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而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多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定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而已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人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中庸之說其本至于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三千三百復歸于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相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是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貴子其論此一事甚當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明道